

史密伊乃







法國戈恬著

史戀伊乃木

曼華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30

導 言

“我有一個意見，覺得我們能在畢邦馬羅村尋到一所從來不會被旁人發掘過的墳，”一位科學家向一位少年的英國貴族說，這位科學家是以精通埃及事件著名的。

“願阿賽萊斯（古埃及大神）能聽見你講的話，”這位少年英國王爵回答說；“這是該用在故笛阿斯波立斯馬加面前的一種請求……我們是已經受過很多次的欺騙的了。那些以獵財為業的人總是比我們捷足先登。”

但是他的同伴却接着講了下去——

“一座不會被埃及人，希臘人，羅馬或亞刺伯人搜劫過的墳，但是會整整的獻在我們的面前，不會被動過，保藏着牠處女的神祕的一切寶藏。”

“那麼，從這上面你便要發表一部淵博的著作，以便使你可以同張波立翁，羅賽立里，威金生，李布西歐斯和比爾沙里齊名麼？”

“若能這樣，我便要在我的著作上註明呈獻給你，因為假若沒有你高貴的襄助，我便不能從那些紀念碑上以實驗我的學說；我便要老死在我德國的小城中而不得眼見這古域的奇觀。”

這位少年王爵的同伴德國博士這樣回答着說。這段談話是發生在尼羅河附近，在畢邦馬羅村的入口，談話的是愛凡德王爵，騎在一匹阿刺伯種的馬上，同了羅弗歐斯博士，騎着一匹驢子。

載他們上尼羅河來的帆船，也就是他們臨時的家，捲了帆泊在尼羅河的旁岸，在魯克薩的前面。將狄比斯驚眩的遺墟參觀研究了幾日之後——這榮華之邦的龐大的殘遺——他們便渡了河向這一

帶燥熱的境地搵來，在這一帶地的胸中，正蘊蓄着那曾經矗立在河對岸的古宮中的居留者的墳墓。有幾個僕侍跟了王爵和博士，其餘的便在船上艙篷蔭裏安靜的吸着煙。

愛凡德王爵是那一切都無可指譏的少年英國人中的一個：英國貴族階級中一個極好的榜樣。因了他擁着有鉅大的遺產和在貴族名譜上有詳細記述的有歷史性的頭銜，這所謂英國第二部的聖經，他也有着那對一切都不屑的態度。在容貌上，他的漂亮幾乎是超過了男子應有的程度。實在的，他的臉與頭部純潔的線條使人喚起了馬立加和安多尼斯的形像。他的嘴唇和臉上突發的色彩幾乎是人工的，幾乎像化妝品的力量。他的頭髮是金色的而且是天然的捲曲。理髮匠和小廝的力量決不能再增加他頭髮的美麗，但是，他湛藍眼睛中沉定的目光和他嘴唇上常帶着的一種冷笑，能矯正了人們對於他太女性化了的容貌的印象。賽船總會的會員，這位王爵不時乘輿藉他小鬼號的快艇去旅行。這隻快艇修飾得像婦女的香閨一樣。料理的也是

精選的水手。這一年他選定旅行的地點是埃及，他的快艇正泊在亞歷山大歷亞城候着他。他也帶了一位科學家，一位醫生，一位博物學家，一位製圖家和攝影家一陣，以便使得他的旅行可以有很好的記錄。至於他自己，也是一位飽學的人，他在社會上的成功並不會使他自已忘去了他在劍橋大學時代的榮譽。他對於衣飾是要以極端的謹慎選擇絕對適合的格式，這正是英國人顯著的特點之一。他們在這荒漠沙土中對於衣裝的注意正與他們在海濱散步場和 West End 的層石上一樣。

因了太陽的熱，他這時特意的穿了白的衣服。他的頭上是一頂精美的巴拿瑪草帽，上面搭着一方綠色的印度遮陽紗巾。羅弗歐斯，那位埃及考古學家，雖然天氣熱，他仍舊穿着那套科學家的黑衣服，而且你可以看見他在右腿褲腳上拭着筆。他的大領結不經意的亂繞在他突出的咽喉骨下。他的服裝正是真正的科學的落拓風，他也決定的可以說不是一位漂亮人。幾根夾着灰白的紅頭髮從他突出的耳後簇着。他的頂是禿的，又生着一根長

的鼻子。他使人想到埃及紅鶴的形狀，或者這正是翻譯埃及古文的人一個恰當的好榜樣。

王爵和博士向了畢邦馬羅村，古狄比斯時代皇族的陵寢走來，當他們在講着那上面的對話的時候，從一座墳洞的黑口裏，（這時常是埃及農人的家。）他們看見走出了一個他們不相識的人，但是這人向他們招呼着。他是一個收買和製造古董的希臘人，一個沒有舊的便拿新的來賣的人。他使人見不到一點那慣欺騙旅客的普通的神氣。他戴着一頂紅小帽，而且是新剃的頭。他的橄欖色的皮膚，黑的眉毛，鼻子和那射人的眼睛，他的大的口鬚和深陷進去的雙頰，若不是被一道謙卑的微笑所調和，臉上真完全是一幅強盜的形像。這個希臘人已經仔細的考察過了愛凡德王爵的快艇，自己斷決的知道這位主人一定可以下手。因此他便這樣待着他躍取的時刻，將這陵寢視作是他私有的財產，驅走了那一切向他爭奪這個的人。用了希臘商人特有的那一種智力，他從愛凡德王爵的第一眼上便算出了，或者是試着的，他的財產的數目。

他屏棄了將那些發掘過幾百次的陵寢再指示給這高貴的英國人看的心意。在這一次，他自己想，去重行光顧那些一無可獲的地方是無益的——那些他自己也搜掘過賺過錢的地方。亞季羅波洛斯，（這就是這希臘人的名字。）在村中搜尋的時候，他曾在一個地方發現了一處漏脫了一切搜尋者眼睛的入口。兩年以來，他守護着他的祕密，免避着一切掘墳的強盜。此刻他便向愛凡德王爵面前走來。

“大人可有要從事什麼搜尋的心意麼？”亞季羅波洛斯用一種通用的方言說。“假如有，我可以爲你找幾百個僅是他們的光指甲也可以掘到地裏面去的農夫！我們可以將一隻斯芬克斯，一間殿堂，一座墳墓都裸掘出來。”

見着這位高貴的王爵聽了他一大篇的楔子依舊冷靜的神色不動，而一道懷疑的微笑又始終在他旁邊的那位學者嘴上流蕩着，亞季羅波洛斯立刻明白他的對手們並不是一些獸子，於是他立刻決定現在最好的事惟有乘着這個無上的機會，將

他的發現賣給這些人，在他自己的心想上，他對於他自己的這個發現確實估下了很大的價格；他很希望充足的從這上面得到一進款和他女兒的妝奩。

“我能看出你們都是一些學者，並不僅是旅行的人，而普通的好奇心也不足以引你們到此地來使你們逗留，”他繼續的，用一種希臘、阿剌伯、義大利和英國混合的方言說。“我能指示給你們一所地方，有一座漏脫了一切搜尋者眼睛的墳。除了我一己之外沒有一個人知道，因為這是我的一陶寶藏，我謹慎的守護着以待值得我告訴他這個寶貴祕密的人來了的那一天。”

“一個能給你出相當代價的人？”王爵微笑着說。

“我誠實的心不許我反對你大人這樣的話。我始終在希望着我的發現能得到一筆好的代價。住在這裏的人每人都倚了他小小的職業過活：我的生活是靠將法老王掘出來賣給遠方的人們。他們都漸漸的稀少了；這確是不夠供給全世界的搜尋

者。這真是一件許久沒有人從事了急需的東西！”

“這倒是真的，”博士說：“香料薰屍店的停業已經是幾世紀以前的事了，而這安靜的死的領域也久已爲住在這裏的活人所搜空。”

希臘人向說這話的人細細的望了一眼，但是仍接着向他的大人講下去。

“一千金磅作一座極古的，自從教士將死者放下之後便不會再有人類的手觸過的古墳的代價難道還太貴麼？這樣東西的代價是無限的。或者這墳裏面有成堆的黃金，有珍珠金鋼鑽的項圈，有藍玉紅寶石的耳環，有用貴重質料鑄成的古神。”

“好一個騙子！”羅弗歐斯說。“你竟開了一大篇你自己也分別知道在埃及的墳墓裏決尋不出的寶物的花賬。”

亞季羅波洛斯，見了他靈巧的無稽之誤不會使他們生一點影響，便立刻拋下這一切，掉過來向愛凡德王爵明白的簡潔的說：

“好罷，大人。照我所說的價格可能成交易

麼？”

“那麼，還有，”這少年的王爵說。“假如這墳從不曾被人掘過便是一千金磅（正像你說的一樣。），否則……一塊石頭被旁人摸過了便半個大也沒有。”

“此外還要依這個條件，”細心的羅弗歐斯博士添了一句：“這就是，墳裏面所發現的東西假如我們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拿去。”

“我答應，”希臘人用一種決斷的口吻說。“你們不妨預先付錢。”

“我的好羅弗歐斯，”愛凡德王爵向着他的朋友說，“你的夢想真實現了。這個古怪的東西似乎對於他自己的發現很有把握。”

“假如他的話是真的，我們可以成功，那真是天賜，”這位學者說。“希臘人的謊話真太可怕了；這幾乎已經成了格言。”

“這個人是希臘人——這是當然的事，”王爵回答說。“但是我猜想：無論如何，在這一次，這或者僅有這一次，他確實的是在講真話。”

這位墟墓的嚮導者帶着一種極有禮貌的神氣走在博士和王母的前面。一刻之間，他們便走到了畢邦馬羅村入口的狹隘山道。這條狹道不像天然的，很像人工從渾厚的山石上鑿出的裂口。

寂寞之神似乎不願將這死的領域顯給人類看見。破碎彫刻的碎片隨處都是，一直到最後，這座葬村漸漸的近了，才在眼中現出一幅冷滯荒涼的景象。

到處都是被無情的太陽曬得起裂生衣的巖石。在這些巖石的腰部時常發現有大的裂口，被成堆的小石圍繞着，破而凌亂。這些都是樹着彫了女神男神或皇帝的名號和標記的石柱的遺痕。這些都是狄比斯古代帝王的墳墓。後來，他們的目標似乎是終于接近了，因為亞季羅波洛斯指了一方龐大的石頭，用一種勝利滿足的神氣說道：

“就是這裏！”

他拍了幾下手掌，於是肩着斧頭鐵錘以及各種必需用具的農夫便從他們四面跑了出來。希臘人向其中最強健的幾個吩咐了一下，他們便將槓

桿伸到大堆山石的下面去。山石抬開了，其餘的幾個也是一樣。然後墳墓的入口便現了出來，在巖石上彫成的一種方形的門。門的兩旁都有石柱。門上裝飾着象形文字。在一道磚石的牆後，他們不久便發現了一塊石版，這正是通到地下寢宮的入口。德國博士知道這墳墓的封口還不曾有人動過。

“我確實的相信，”他說，“我們是成功了，”他喊着。

“我們不必高興得太早了，”愛凡德王爵說。“有一次比爾沙里曾鬧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所發現的未經人掘過的墳那知已經在另一面被人掘過了。”

“但是此地，”羅弗歐斯說，“山石的鎖鑰太大了，決不致被那種人用那種方法來開掘。”

他們此刻都向這塊遮掩了其他的門路和甬道的大石頭動手，在他們搬移的時候，他們掘出了許多極小極小的土偶；朋友們放在死者的附近，像我們今日放鮮花一樣的土偶。

門終於開了……這是經了三十五世紀以來的

第一次，那些山石，從這張開的口上，也似乎撲出了一口解放的氣。在這薄暗的微光中，他們第一眼所見的便又是一些象形文字。此刻火把都點上了。他們都僵僵前進。

在這甬道的末尾又是一道封鎖的石門。熱氣漸漸的厲害了。亞季羅波洛斯遣人去了飽含鮮水的海綿，他們便這樣含着呼吸。此刻第二道門也移下了，現出一道斗下的樓梯。

“呸！”博士在樓梯盡處喘着氣這樣說。“熱氣隨着我們的前進增加。我們離着死東西的臥室不會很遠了。”

接着又是一條甬道，然後他們便走到了一座地坑的邊上。一根火把擲了下去，火把將地洞照亮，照得像獨眼神的一隻大眼一樣。

“就是今日的人們也比不上這些死埃及人的狡猾，”愛凡德王爵說。“這一切的迷宮，這裏那裏轉着；這些密室，甬道，門戶和地坑——他們必定確實的有效力能冷淡了強盜們和考古學家的熱心？”

“任是怎樣，這對於他們幾乎是無區別的，”這個他自己本身就是考古學家的人便急急的 answered。強盜是爲了金銀而來；科學家是爲了真理。這兩件都是此刻世上最珍貴的東西。”

亞季羅波洛斯現在喊着：“拿有結的繩來。我們要探尋這個地坑。”

繩拿來了，這希臘人便攀了下去，試着牆壁的聲音。

愛凡德和羅弗歐斯，爲好奇心和熱望所鼓舞，也從地坑上向下望——冒着將頭向下伸去的危險——以極濃烈的興趣這隨着這希臘人的搜尋。

當這希臘人再上來的時候，他的臉上便現着極懊惱的神氣而且咬着嘴唇。

“這下面沒有一絲一毫有出路的表現……但是發掘勢不能就在此地中止。”

“或者，”羅弗歐斯說，“定造這個墳塋的埃及人或者死在外國去了也未可知……”

“那麼，假如這樣，他們爲什麼又不毀了這裏的工程？”

愛凡德王爵回答說：“讓我們希望從不斷的努力上，我們可以碰見什麼旁的秘密的入口。假如不能，我們可以從山的另一部取一道橫切的引廊和甬道麼？”

“這班討罵的埃及人收藏他們死人的時候真狡猾，”希臘人囁咕着說。“你可以看出在他們活時，他們是怎樣的嘲弄這些後來的人。”

他說着的時候，一面更向地坑上密室的牆上四處探望。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立刻拔腳就走。發掘這種墟墓的舊經驗給了他幫助，使他記起了一件同樣的疑難。同時想獲得一千金磅的慾念也使他變成加倍的聰明。他拿起了一隻斧頭便向牆上細細的敲着。終於有一處響着有空的聲音了。他勝利的喊着，眼睛閃閃的發亮。兩位在旁靜看着他的人也不禁拍起手來。

“向這牆上敲。”

這道命令立刻就遵從了，牆上掘出一個一人可以通行的洞，裏面有一道一直繞到山內部去的走廊，走廊的盡頭是一間有柱支着繪了花紋的方